

历史深处的阳羡茶

| 路晓农 文 |

陆羽荐茶

阳羡是宜兴的古称，在唐代叫作义兴县。阳羡茶之所以成为贡茶，跟两个人密不可分，一位是被称为“茶圣”的陆羽，一位是常州刺史李栖筠。

唐上元元年(760)，27岁的陆羽在考察了山南道、淮南道、江南道、剑南道、岭南道等茶叶产区的情况后，从丹阳来到湖州，隐居山中，著述《茶经》，经常短褐芒鞋，独行山间，采茶觅泉，品茗评水。

他把各地的好茶按质量分成“上”“次”“下”“又下”四个等级，当时义兴县的茶叶产区有六处：一是君山北峰，君山又名荆南山，俗称铜官山，北峰有南岳寺，相传曾有白蛇衔来茶籽，由此盛产好茶；二是悬脚岭，又名垂脚岭，与长兴忻溪相连；三是圈岭，又名茗岭，与太华山相连；四是善权寺，在离墨山；五是石亭山，明清《宜兴县志》均称县南八里有西石亭，是否就是石亭山？无从考证。这五地所出，都是第二等的好茶，超过了当时杭州和苏州的茶叶。此外，廿三弯啄木岭的茶叶与寿州相同，属于第三等。

唐宝应元年(762)，李栖筠受宰相元载排挤，出为常州刺史。李栖筠有两大爱好，一是嗜书，二是嗜茶，某日来到善权寺，想与老僧切磋茶艺，不期却遇到了茶圣陆羽。

自古僧人都好茶。僧徒修行讲究“戒、定、慧”，要求戒葷戒酒、过午不食，还得不分寒暑，每日诵经数万言，而茶就是长时间坐禅诵经提神醒脑、生津止渴的最佳饮料，故而又有“茶禅一味”之说。所以，许多寺院的僧人都会种植茶树，制作茶叶。《茶经》记载浙西的优质茶产地中，就有湖州的山桑寺、儒师寺，宜兴的善权寺，长兴的飞云寺、曲水寺，杭州的天竺寺、灵隐寺等。

李栖筠身材高大，俊逸伟岸，且贵为刺史，与矮小黝黑的山人陆羽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但那时《茶经》已经问世，刺史对其十分仰慕，于是主动放下身段，向陆羽施礼。

寺僧见刺史和茶圣前来，不敢怠慢，便令僧徒到寺后小水洞取来流泉，拿出今年春天刚焙制的新茶，请刺史和陆羽坐下，说声“见笑了”，便亲自点燃木炭烧水。陆羽说：“煮茶之水，以山水最佳，河水次之，井水最差。义兴山泉极多，善权洞泉、金沙泉都是上佳的泉水。”

虽是明前的新茶，但唐代的焙制与饮茶方式与今绝异。新茶采摘时须看天气，有“雨不采，晴而有云不采”之说。采回的嫩叶，须经过蒸、捣、拍、焙、穿、封等工艺。住持取出的茶饼黑亮平整，陆羽一看，便知是晴天采摘的嫩叶，蒸得软熟，拍压紧密，制作工艺不错。

唐时的茶道，是需要烹煮的。禅师将茶饼放在火上烤，不停翻动，等到茶饼起了疙瘩，茶香满屋时，趁热捣碎，装进纸囊，以防香味散发。湖汉金沙寺遗址曾发现许多石臼和陶臼，就是制茶时捣揉和煮茶时捣碎的工具。老僧将水注入釜中，点火煮水。一会儿，釜里发出响声，釜底开始冒泡，是为一沸。撇去浮在水面的褐沫后又煮了一会儿，一颗颗水泡沿着锅壁连珠冒起，即是二沸。这时，老僧舀出一瓢沸水放入热盂备用，然后一手用竹夹沿着釜边搅动，使釜里的水形成漩涡，一手从纸囊里挖出冷



却的茶末从漩涡中心倒入，茶末立刻旋至锅底。再过了一会，锅中波涛翻滚，水已三沸，住持立即从熟盂中舀出一瓢水倒进锅里止沸，让水面生成白色的“沫饽”，并从锅里舀出茶汤，分装在三只瓷碗里，敬给客人。

浅黄的茶汤透着明亮，满屋都充盈着新茶的清香，刺史和陆羽趁热品了一口，初尝略带苦涩，回味却有余甘。刺史问陆羽，先生有何评说？陆羽未答，却反问道：“使君以为如何？”刺史道：“我于茶道不通，先生是行家。不过，此茶汤色浅黄透明，馨香回于肺腑，醇厚堪比佳酿，确实不错。”陆羽道：“使君所言极是，茶与酒亦有相通之处。何谓佳酿，色香味醇也。就色而言，有清浊、亮暗、正偏之分。例如此地的祝陵酒，就清澈透明，没有一点杂质，故而有‘清若空’之称；又如香味，也有浓淡、纯异之分；而味道则有苦甜酸涩，且须品其回味；醇则是浓度，有的浓稠如膏，有的稀薄如水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近五年来，山人行于各道考察茶事，峡州、光州、湖州、彭州、越州之茶，均属上等，各有其优。而湖州的长城（今长兴）、义兴，得山林之秀、震泽之润，受天光之阳、云雾之阴，集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，故嘉叶萌毓也。凡嘉叶者，紫者上，笋者上。山人曾多次来到义兴，这里的离墨山，东与芙蓉、君山相接，西南与茗岭、章山、啄木岭相连，峰峦起伏，云遮雾罩，空气湿润，茶树生长于高山云雾之中，青绿水嫩，毫细汁多，质量最佳。今日之茗，是明前取生长在阳崖阴林尚未张开的笋状新叶，色紫而嫩，加上烘焙工艺精湛，烹煮恰到好处，故芳香甘辣，色香味俱佳，且醇厚如酿，可见阳羡之茶，冠于他境，使君若荐之于上，岂非善欤？”

大历元年，李栖筠上奏爱茶如命的代宗皇帝，请为贡茶。故而《洞山芥茶系》云：“唐李栖筠守常州日，山僧进阳羡茶，陆羽品为芬芳冠世，产可供上方。”

千古茶咏

阳羡茶又称“阳羡紫笋”“晋陵紫笋”，成为贡茶后，声名鹊起，却苦了山民，因为“阴岭芽未吐，使者牒已频”。阳羡茶进贡之初，每年仅贡一万两。唐代的一万两，相当于现在的850斤，可谓珍稀。随着宫中需求的不断扩大，义兴所产新茶远远不够，大历五年，在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栖筠推动下，朝廷下令长城县“分山析造”，由李栖筠为总统，常、湖二州

督造。所以每年春天，修贡成了常、湖刺史的重要职责，他们于春分进山，至谷雨完贡返回。

李栖筠《春日题山家》云：
偶与樵人熟，春残日日来。
依冈寻紫蕨，挽树得青梅。
燕静衔泥起，蜂喧抱药回。
嫩茶重搅绿，新酒略炊醅。
漠漠蚕生纸，涓涓水弄苔。
丁香正堪结，留步小庭隈。

这首诗很接地气，不仅写了山乡春色，还写了山农樵采、采药、制茶、养蚕的忙碌辛劳。其中的“嫩茶重搅绿”值得注意，光绪《新修宜兴荆溪县新志》称：“铜官、离墨亦多产茶，离墨红筋茶为阳羡真种。”然我国茶叶品种甚多，却未见名“红筋”者，于是有专家解析说：过去村姬樵子于山上采摘野生茶的嫩芽嫩茎，置于围腰内，待傍晚回家时，部分茶叶已经开始发酵，主脉嫩茎变红，炒制的绿茶特别香，猜想就是记载中的“红筋”，而李刺史此句，或许就是答案。

与李栖筠同时的皇甫曾亦有《送陆鸿渐南山采茶》一首：

千峰待逋客，香茗复丛生。
采摘知深处，烟霞羡独行。
幽期山寺远，野饭石泉清。
寂寂燃灯夜，相思磬一声。

鸿渐是陆羽的字，他去采茶的南山就是离墨山。《洞山芥茶系》称：“茗山在县西南五十里永丰乡，皇甫曾有送陆羽南山采茶诗。”诗人说隐士独行于烟霞中，饿了吃一点干粮，渴了饮一瓢清泉，为的是采摘和制作深山中的香茗。

唐元和六年(811)，《茶谱》的作者卢仝来到义兴，常州刺史孟简特地从剩余的贡茶中抽出一点，差军将送给卢仝，为此，卢仝作诗一首，叙述收到用白绫包裹、三道朱漆封缄的三百片月团形阳羡茶后的激动心情，以及关门立即煎煮，连饮七碗，飘飘欲仙的感受。其中的“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和“七碗茶”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佳吟。卢仝得茶后，又邀同邑金鹅山人沈师鲁前来品尝：“君家山头松树风，适来入我竹林里。新茶破鼻香，请君速来助我喜。”沈师鲁一心炼丹求仙，而卢仝却说，不要去读什么三十六部大洞经了，只要饮了阳羡茶，就能感受到飘飘欲仙的快乐。

唐贞元八年(792)，湖州刺史于頔在啄木岭山巅建立境会亭。啄木岭跨义兴、长城两县，以分水线为界，山顶辟出一块平地建屋立亭，于此远眺环视，群峰青葱连绵，白云、飞鸟皆在足下，如临九霄，神怡心旷。每年春天，常、湖两州刺史境会于此，共督修茶大计。啄木岭义兴一侧，建有石磴，因山势巍耸，故须经二十三道曲折才能到达山顶，故有廿三弯之称。境会亭虽处荒山野岭，却因两州

刺史的到来而灯红酒绿、歌舞升平，鉴茶品茗、吟诗作画，并不寂寞。宝历元年(825)，贾餗出为常州刺史，与密、湖、曹三郡刺史崔玄亮于境会亭督茶，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听说境会盛况，作《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，想羡欢宴，因寄此诗》云：
遥闻境会茶山夜，珠翠歌钟俱绕身。
盘下中分两州界，灯前合作一家春。
青娥对舞应争妙，紫笋齐尝各斗新。
自叹花时北窗下，蒲黄酒对病眠人。

白居易和崔玄亮为同榜进士，与贾餗曾同为策论考官，两人都是他的好友，听说他们相会于茶山，很想前来重聚友情，可惜老病缠身，只好遥寄此诗，以表思念之情。

驿骑鞭声

唐代的贡茶分为五等。第一批贡茶必须在清明前送达长安，谓之“急程茶”。这批茶是供皇家品尝和清明祭祀宗室先祖用的，比杨贵妃的荔枝更为重要。在啄木岭北麓，曾有一条鹅卵石的古驿道，就是当年专门为递送急程茶而铺设的。后四批贡茶数量相对较大，一般在农历四月底前分四批由太湖经大运河水路运送，除了皇家品用外，天子也会赏赐给近臣和外藩。

“十日王程路四千，到时须及清明宴”。两州刺史督造的贡茶，主要是清明前十日启程的急程茶。但当他们春分进山时，距清明前十日仅有五天了，前期工作都是吏役们完成的。“凌烟触露不停采，官家赤印连帖催”“喧阗竞纳不盈掬，一时一晌还成堆”“蒸之馥之香胜梅，研膏架动轰如雷”，形象地描绘了采摘、收购、焙制的情景。“茶成拜表贡天子，万人争献春山摧”，待到第一批贡茶制成，还须举行隆重的奏表和急程茶启程仪式，这时才是刺史的主场。

仪式过后，急程茶连夜就出发了。唐代设有陆驿、水驿、水陆兼驿，其中陆驿有1297处，驿夫17000人，规定日行70里，急送件日行300里，金牌邮件日行400里。“十日王程路四千”的急程茶属于最高级别了。

茗岭、善权寺和南岳寺的贡茶，也是由驿站传送的，但不是啄木岭的驿道。宜兴县城到广德的驿道是过去重要的官道，能保证马匹通过，有的路面还铺设了青石板。元代在原驿站的基础上共设置了15处，其中“通广德路”一条由县城总铺经彭庄、柘坞、潼渚、上干、张渚、桥东、分界7铺通达广德。而君山、圈岭和善权寺的贡茶，便是这条驿道经宜兴北上的。

宜兴的贡茶延至清代，当时尚有茶园面积近3000亩，而其中永丰区和山亭两区的茶园面积占到全县的80%以上，成了后期贡茶的主要产地。
(图片摄影：蒋宁鹏)

